

他家学渊源甚深，遍习医道奇术  
悬壶济世，医行天下，  
开创一个大中医时代……

参 医行天下

大 中 医

青斗◎著

白山文艺出版社



【叁】医行天下

大中医

青斗◎著

白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中医.3 / 青斗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0755-1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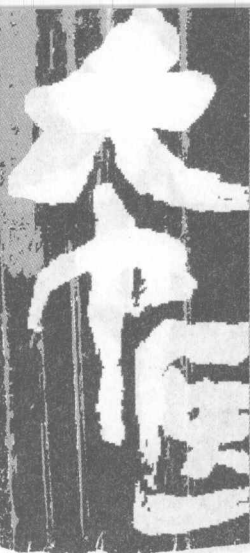
I. 大… II. 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9881 号

大中医 3

作 者: 青 斗  
责任编辑: 申 强  
特约监制: 千太阳  
封面设计: 棱角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mailto:hspul@163.com)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191-1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目录】

第一章	按摩神术	·····	〇〇一
第二章	风云际会(上)	·····	〇一三
第三章	风云际会(下)	·····	〇二六
第四章	居心叵测	·····	〇三八
第五章	真相难明	·····	〇五二
第六章	针锋相对	·····	〇六六
第七章	祝由奇术	·····	〇七六
第八章	圣手毒医	·····	〇八九
第九章	医心方	·····	一〇一
第十章	口眼扶正散	·····	一一三



第十一章	灵兰秘典	一二六
第十二章	三月街天麻采购战(上)	一三八
第十三章	三月街天麻采购战(下)	一五〇
第十四章	古宅探秘	一六二
第十五章	天一生水	一七五
第十六章	原来如此	一八八
第十七章	合作	二〇〇
第十八章	天医药库	二一三
第十九章	喀伦土堡	二二六
第二十章	宝藏	二三七

## 第一章

## 按摩神术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髮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

——《内经·四气调神大论篇》



天医堂医药馆和万松岭百草园以及天医堂制药厂都已经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系列招聘人才的计划也在顺利地进行中，天医堂呈现出了规模化的模样。

这天，招聘部来了一名中年男子应聘。自称姓雷，名恒，善按摩术。招聘部的几名年轻职员见非那般老中医，起初不以为意，说俺大名鼎鼎的天医堂岂会招聘按摩工，欲要打发那雷恒离开。时值吴启光过来，无意中见了招聘表格上那雷恒之名，先是一怔。

“雷恒？请问，推拿名家雷元刚是你什么人？”吴启光问道。

“那是家父！”雷恒淡淡地应道。“你是雷氏按摩术的传人？！”吴启光闻之一喜。随即将那雷恒带到了宋浩的诊室。此时唐雨也在，正和宋浩会诊一位病人。

此为一少年，偶进冷食，导致胃气上逆，诸般水食不进，食则立呕。本是唐雨接诊的病人，见药无功，便引至宋浩这里，欲请他施针止逆。哪知那少年天生畏针，避走宋浩，死活不医。宋浩见状，便自持针欲吓他，令其“恐则气下”。此法对那般偶致的“打嗝”之症，甚为奏效。

然这少年却是惊惯了的，呼叫不迭，满地乱跑，逆气反甚，喘哮不已，脸色红涨。宋浩见了，只好收针作罢，令其缓歇。

“我来试试吧！”那雷恒缓步走出。

见一陌生人出现，宋浩、唐雨自是一怔。那边的吴启光朝二人打了个手势，意思是他领来了一位医家。宋浩、唐雨二人会意，站在一边观看。

“小朋友，不要怕，叔叔给你揉一下，一会儿就不作呕了。”雷恒轻声说道。

那少年见了，似乎还在犹豫，不知这个医生要施什么法子制他。其父母在一旁劝慰着。

雷恒笑了一下，上前握了少年的右手，但于掌侧臂间轻轻揉按推捏，继而又在少年腹部的中脘穴以单指揉旋。仅仅过了三四分钟，那少年逆气的症状大缓，轻松安静下来，已是心平气和。

“果然是一位按摩高手！针药所不能施之症，竟被他顷刻间化解了！”宋浩、唐雨二人在旁边惊讶不已。

“吴老师，你引来的是何方高人？”唐雨轻声对吴启光道。

“与你唐家同列医门的雷氏按摩术！其嫡传之人雷恒到了。”吴启光应道。

“传说中失传已久的医门雷家的按摩神术！”唐雨惊讶道，“原来还有传人的！看来医门九门十八家的医术，都不曾绝世的！”

“所谓的失传之术是不显世而已，其实大多都隐藏在民间，一脉传承下来。天医堂鸣世，自引得那些高人出山，绝技出世。当都是为了振兴中医一道而来。”吴启光说道。

“他是来天医堂应聘的？”宋浩闻之，不由一喜道。

吴启光点头道：“不错，幸亏我发现得及时，否则险些被招聘部的人打发走了。”

唐雨道：“为了防止有漏掉的高人，我每天都要查看一下招聘登记表的。不过像这种我不熟悉的高人，没有吴老师意外发现，还真是容易忽略。招聘部的工作还要做得再细致些才行。”

这时，那名少年在雷恒神奇的指下，经过七八分钟的推拿捏揉，已恢复正常，那种上逆之气消散于无形了。少年与其父母欢喜异常，感激不已。

“雷先生，果然是推拿神手！请里间办公室说话。”宋浩上前，恭敬地伸手让请道。

“你是宋浩？”雷恒望了一眼宋浩。

“是我！”宋浩点头应道。

“我就是来找你的，若不嫌弃小术拙技，但请加入天医堂。”雷恒说道。

“先生客气了！”宋浩随后请了雷恒进了里间办公室落了座。

“宋浩，医门雷氏按摩术享誉已久，清朝时尤其是扬名北方。民国时因战乱之故，销声匿迹，没想到今日又重现，实乃病家之福，医家之幸！”吴启光感慨道。

宋浩高兴地道：“有雷先生这般推拿高手加入天医堂，实是可补天医堂的不足，适才先生一施神术，实是超出我等想象之外。古之医门十三科，按摩是占了一科的。这其中果是有此神术！”

雷恒道：“天医堂不以小术见弃，看来是来对了。这也是家父看到天医堂的招聘信息后，经过一番熟虑才令我前来应聘的。”

吴启光讶道：“原来是雷元刚老先生的意思！实是有超人的见地。二十年前就得闻雷氏按摩神术仍然存世，只是无缘得见。今日令尊荐了你来，当是为了与天医堂同人共兴医道。”

雷恒道：“雷家隐居边陲小镇，虽也授徒传业，但门下弟子未习得几成功力便多去大城市的浴池里挣现钱去了。按摩一术，今人也只视为保健之术，虽持秘法，也济世不得。得闻天医堂以医道扬世，当是有令雷氏按摩术有用武之地。”

吴启光点头道：“不错，按摩之术，便是现今的医家也多视为康复之用，实不知针药所不能为之症，按摩推拿是会彰显奇功的，甚至于能治疗大病



顽疾。”

雷恒道：“按摩一术，有自己的诊疗体系。在古代多用于婴幼，因其脏腑娇嫩，针药易伤，又难奏其效，故以手法按摩之，疏其经气，调和阴阳。雷氏按摩术经世七百余年，集各家所长，现今又经过我和家父的整合，择古籍《推拿秘诀》、《保婴神术》、《推拿秘书》、《厘正按摩要术》、《小儿推拿广意》等按摩诸书中之精华，参以雷氏祖传按摩奇法，总结了一套新的按摩推拿手法，简便捷效。譬如适才那一逆气作呕症，推其脾土，飞经走气，数分钟内可缓其症。按摩古术中曾有三千四百法，简而化之，分为按法、摩法、掐法、揉法、推法、运法、搓法、摇法、汗法、吐法、下法、针法、灸法、砭法、浴法、疏表法、清里法、解烦法、开闭法、引痰法、纳气法、通脉法、定痛法、熨法、咒法等诸法。而且与针灸家一样，要先明经络、晓穴位，更为重要的是要练就一定的掌劲和指力，也就是手法，方能运用自如，否则也是无功。”

说着话，雷恒拾起了桌子上的一只玻璃杯，两手轻轻持了，合于掌心搓动了几下，而后二指夹了，复放回桌子上。初时看似无损，几秒钟后，本是只一体透明的玻璃杯，竟然奇迹般地脱落碎裂了一层“皮”，令杯子变得薄了一半，却仍能装水。宋浩、吴启光一旁看得目瞪口呆，以为在变魔术。这般掌劲指力，足以透脏渗腑，甚则化骨融肉了。

“好功力！不知如何苦练而来？”吴启光惊叹道。

雷恒道：“四五岁上，家父便命我揉搓树木，点压硬物，久之力长，可无形掌控力之进出强弱。只要施术时注意些，也伤不到人。分阴阳推三关、退六腑，捞明月、过天河，运内外八卦，调济水火，手法之下，也是凭此指掌之力治疾病伤止痛的。”

“此乃国术中的神技也！天医堂又多一按摩科矣！”宋浩惊喜之余，赞叹道。

宋浩、吴启光二人久务针道，尤生神功，知道雷恒之按摩术与针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很高兴天医堂又有此奇人加入。

就在当天，宋浩领略了一次雷氏全身按摩术。那雷恒先是凝神定气，而后双手展开来，十指揉按，掌心推放，动作轻灵多变，且循经络走向，疏经导气，指力催动，脉气激发，不亚针灸之功。宋浩但觉绵绵之力从雷恒指掌下放出，缓缓散开来，透肤达骨，渗及全身，肌肉似乎被拿开一般，骨头里有说不出的酥麻畅快。若飘云端，如浮水上，似入沐浴之境。

“如果从小儿开始，每月施此按摩术一次，可保其终生无病。”雷恒一边施术一边说道。

“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便是如此了！”躺在那里正在享受的宋浩，漫应了一句。

旁观的吴启光、宋子和、林凤义、章甲方等人敬佩之余，惊叹不已，始知按摩法中，也有神术。

这天晚上，宋浩和唐雨、洛飞莺、江河坐在了一起商量事情。

宋浩说道：“天医堂现在诸事进展顺利，民间医道中的名家圣手不断加入，门诊量剧增。照此势头看，患者盈门之际，也是各位老师们应接不暇之时，所以现在应该是实施培养天医堂后备力量的时候了，也就是先前计划的名医讲习所。安排合理的时间由各位老师们为二线的年轻医生讲授医道，让他们日后有接手一线门诊的能力。这方面我们还是早作准备的好。”

江河听了，点头赞同道：“宋总想得周全，这实在是件好事，也是当务之急，从明天开始我来安排吧。下午门诊量少些，就安排在下午吧，由各位老师每人每星期讲授两个课时，除了天医堂二线的医生，也可以让那些来实习的学生们听讲。有出色表现的，日后可考虑留在天医堂。”

唐雨道：“这个计划应该实施了，天医堂名医讲习所也要列入我们工作中的重点，中医现在后继乏人，就由天医堂开始培养真正的后备力量吧。时机成熟了，再另行组建天医堂中医学院，这也是宋浩的愿望。天医堂名医讲习所应该成为日后天医堂中医学院的前身。”

洛飞莺笑道：“宋浩，你这种发展中医的系列完整样式，面面俱到，我们的天医堂日后当是要被你建设成一个包含了教育及各项中医产业的中医药帝国了。”

宋浩笑道：“那是我梦想的一个时代，一个大中医的时代，就让我们创造并迎接这个大中医时代的到来吧！”

天医堂的发展，日新月异，自是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天，一位省电视台广告部的经理亲自找上门来，通过江河的关系见到了宋浩。

“鄙人姓李，省电视台广告部经理，闻天医堂事业兴起，特来联系广告上的业务。”那李经理开门见山地说道，并递上了自己的一张名片。

宋浩礼貌地接过对方的名片，看了一下，笑道：“可能我要令李经理失望了。”

“怎么，天医堂已经与别的广告公司联系上业务了？其实那些公司大多是中介，你们与我们电视台直接联系，是可以省一大笔费用的。我们更有专业的广告策划人员，各方面足以令你们满意的。”李经理听了，有些急切道。

宋浩摇了摇头道：“天医堂暂时没有和任何的广告公司有业务上的联

系，是因为我们天医堂不做广告。”

李经理听了，暗中一松，笑道：“这是一个信息的年代，酒香也是怕巷子深的，广告宣传是可以提高天医堂的知名度的。并且我这次来是想谈一下天医堂制药的广告，你们药厂生产的几种药，听说效果不错，若是再配合上广告方面的宣传，一定会供不应求的。”

宋浩笑道：“李经理说得不错，这的确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想尽法子促销自己的产品本无可非议。但是对医药这个行业来说，尤其是对天医堂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天下任何东西都可以进行广告方面的宣传，唯独医药不可，因为它已有了自己的宣传方式，那就是口耳相传，病人间的口耳相传是最好的广告。李经理不也是听说了天医堂生产的药吗？非我偏执，而是认为医药的特殊性，是救人性命的，容不得任何造假。前几年有几种药品广告满天飞，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现在怎么样了，不也是销声匿迹了吗！那般炒作式的广告，只是令某些人得一时之利而已，是禁不住时间考验的。药品这个东西，一上广告，便会掺有水分，久则便假。即便我们十分自信天医堂制药厂生产出的药品，但作为一种成药来说，并非适应一切的病症。相同的病症之间也会有一定的偏差，这就需要准确的辩证来进行全面的纠正，方可万全，天医堂的医生们会做到这一点的。”

“药品如此，医生更是！”宋浩接着说道，“一名好的医生，哪里会有时间去为自己做广告宣传呢！病人认可就是最好的广告，口耳相传的力量和效果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最好的。天医堂治病，是求一个准确无误的治疗效果，而不是流水线式的作业方式，那样效益是有了，效果却是少了。这不是我们天医堂所追求的。我们做的是一种特殊的事业，一般事业的成功可能要以不断增长的效益上的数字来作为依据，而我们事业的成功，是看治愈疾病的效果，真正地解除病人的痛苦，那就是我们的成功。”

“宋总！”那李经理听罢，很受感动，感慨道，“不做广告的天医堂，才是真正的天医堂！”

那位李经理回去后，深有感触，没有做成天医堂的广告，却制作了一个专题片《不做广告的天医堂》。播出后，影响颇大，为不做广告的天医堂也做了一回广告。

日后的天医堂果然没有做任何药品方面和医药馆的广告宣传，但是媒体上却时常有天医堂治愈疑难杂症的传奇报道。天医堂生产的药品，也自成了人们心目中解疾救苦的灵丹妙药。

天医堂走出了一种独特的经营模式，那就是购买天医堂药品的病人，在自行服用治疗后，痊愈则罢，不愈者可持所购买药品的包装到天医堂由名医

进行辩证医治。

宋子和、林凤义二人又从《奇方验抄》里拣出一方，名为“皮病一扫光”，治那般外感风邪所致的风疹、麻疹等皮肤诸病奇效。分内服、外洗两方。外洗方中重用雄黄、硫黄二物，皮肤诸癩，洗之即效，其效如扫。又经过部分改进后，随即投入了批量生产。

天医堂制药的产品，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价格标准，尤其是在零售价上，天医堂根据国家标准定好价格后，不准许零售商们高出一分钱，否则将取消销售资格，这是不给那些靠炒作获得暴利的药商们一点机会。

有一个药商主动找到天医堂，要求代理“皮病一扫光”的全国销售权，并且每年交给天医堂三百万的代理费。却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自行进行广告宣传和制定零售价，将天医堂规定的每盒药 28 元骤升至 148 元。并且能保证每年一百万盒的销售量。但是被宋浩一口拒绝。他郑重地告诉对方，天医堂经营的是一项对病人负责的特殊事业，而不是一种生意。令那药商悻悻而去。

天医堂制药的产品，价廉效实，深得人心，以致时常供不应求。

水明扬到达天医堂后，先后成功地进行了十几例复杂的大型胸脑外科手术，其娴熟的刀法，宛若表演一种优美的艺术，令宋浩、吴启光等人叹为观止，敬佩不已。以中医诊疗为主的天医堂有此外科高手的加入，其“神刀”之名也增加了天医堂的声势。可谓无病不治了。

一名遭到车祸而垂死的病人，在经过水明扬的抢救之后脱险，令他名声大振。也让人知道了，天医堂内竟还有世界上最一流的外科医生。

在水明扬进行的几例手术中，宋浩和吴启光在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施以研究出的“针刺麻醉术”进行辅助性的局部针刺麻醉，尤令水明扬惊奇不已。更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他确诊的几例必须实施手术的病人，在通过中医方面的“保守治疗”后，中药之力竟然神奇地化去了病人体内的病灶，最终痊愈。

还有一次，一个腿部粉碎性骨折的病人被人送到了天医堂，求诊骨科的叶成顺。时值水明扬在侧，他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施以外科手术才能保住其腿。但是经过叶成顺的手法揉摸一阵后，以小夹板固定，在 X 光下显示，其碎裂的五块骨头竟然神奇地被接上了。服以叶氏接骨丹，一个月后便能下地走动了。此病例给水明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这是西医之术万不能做到的事。

叶成顺曾开玩笑地对水明扬说道：“见血的是你的，不见血的是我的，

勿争勿争！”

在经过了几次之后，水明扬感慨道：“西医确诊必须进行手术的病例，可有大半经过中医中药的治疗而能令病人康复，此般神奇，在海外几十年所未见也！”于是他对中医的兴趣愈发地浓厚起来。并谦虚地认为，天医堂所有的医生，都是他的老师，有一种重新学过的劲头。

宋浩告诉水明扬，古籍有载，中医在几千年前就有人能进行高难度的外科手术了。众所周知的华佗便是一位。并且说，华佗发明的千古奇方“麻沸散”有可能存世。尤令水明扬惊讶不已，感叹道：“若有来生，我当习中医！”

宋浩笑道：“现在学习也不晚，天医堂众名医足令水先生少费三十年之工。”

水明扬闻之，慨然称是。在天医堂内也未敢以名家自居，因为他知道，天医堂内是藏龙卧虎的。他有时所认为的大病，甚至是不治之症，经过那几位名医诊治之后，多是见效神速，以至痊愈。在天医堂，他终于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医中药和针灸奇术。这里给他了一个别样的医学世界。

水明扬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撰写了几篇关于中医方面的文章，在海外的几种重要的医学刊物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令世界对中医中药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而且世界医学界也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天医堂的存在，那里聚集了一些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中医医生。

那位儿科圣手章甲方的业绩也自不凡，来到天医堂后，他献出了两份儿科方药，“速效退热惊风散”和“小儿止泻神效方”，效验非常。大凡小儿之病，以高热和腹泻最为令父母焦虑和棘手。这两份方药配以成药，便是购回家去自行服用，也能一服见效。令那些年轻的父母们视为护儿至宝，居家必备。后来也成为天医堂制药厂的两个金字品牌。

这天，宋浩请刘天、张宝伦、马吉三人在白河镇的来宾酒楼吃饭。酒过三巡之后，宋浩示意旁边的唐雨拿出了三份文件来。

“天医堂的董事会作了一个决定，为了表彰你们三个人对天医堂的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准备将天医堂制药的股份分配给你们每人百分之十。这是文件，你们三人签字后即可生效。至于你们先前对天医堂医药馆和万松岭百草园基地的总体投入的那四千多万，两年内我会还给你们的。”宋浩感激之余，郑重地说道。

刘天、张宝伦、马吉三人听了，颇感意外。

刘天笑道：“宋浩，这么大方啊！好令人感动！不过你的这份好意我们

是不能接受的。并且那四千多万也不要急着还，我们还不缺钱用的。”

宋浩道：“这是我对三位表示的一种感谢，也是天医堂的一份诚意。没有你们的帮助，天医堂不可能有现在的规模和气势，你们提前为我实现了这个梦想。你们获得这种酬谢也是应该的，希望不要推却为好。”

刘天挠了挠头，笑道：“帮助你建天医堂是我们应该做的，谁叫我们是兄弟呢。分给我们这么多的股份，实在是愧啊！宋浩，我们做的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情意我们领了，好意却绝不能收的。”

“是啊！”马吉说道，“帮你是应该的，这样对我们可就见外了。想一想，自你重回白河镇建天医堂，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没少得到天医堂的好处，保护了我们的健康，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

张宝伦也笑道：“不错，大家是兄弟，就不要这般客气了。你将天医堂经营好了，我们看着也高兴不是？感谢你的慷慨，天医堂制药的股份我们真的是不能收的，那是你们的心血和汗水。”

见三人异口同声地拒绝，宋浩心中微讶，忙说道：“三位是有功之人，况且天医堂对你们的这点表示还不足以对你们的付出给予真正的回报。可以这么说，没有你们三个人的帮助，现在的天医堂或许还是一家小型的医院罢了。便是论功行赏，你们也是应该得到的。”

刘天、马吉、张宝伦三人只是摇头不应。唐雨坐在一旁，见那三人的表情，倒是默不作声，别有所悟。

酒足饭饱，刘天、马吉、张宝伦三人便打着哈哈回去了。

“这三个家伙怎么回事，如何就不肯接收天医堂制药的股份？”宋浩坐在那里叹息了一声道。

“他们不肯接受你的好意，必是有他们的理由。此事暂且放一放吧，日后再议不迟。”唐雨说道。

宋浩点头道：“也好，他们的那份，日后再还给他们就是了。”

“宋浩……”唐雨欲言又止。

“什么？”宋浩望着唐雨道，“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哦！没有！”唐雨摇头笑了一下。

“那好吧，你开车送我去一下万松岭百草园，秋伟上午和我说，工人们在山里挖到了一棵罕见的呈人形的首乌，我去看看，顺便看望一下秋茹。”宋浩说道。

“我和江院长那边还有事情要处理，让莺莺陪你去吧。”唐雨说道。

“也好！”宋浩应道。



天医堂。

“你又要去百草园看望那个冷美人吗？”洛飞莺一脸不甚情愿地坐进了一辆汽车的驾驶室里，努了努嘴道，“那个秋茹自从来了天医堂经营了万松岭上的百草园，就几乎不和我们天医堂的人接触，也不曾看她对别人笑过，唯独对你，总是一脸笑不尽的样子。”

“秋茹的性情喜静，也是没有时间过这边来，我们不去看看人家总是失了礼数。今天去也是听说万松岭上出土了一棵罕见的何首乌，去瞧个稀奇吧。”坐在后面的宋浩说道。

“你总是有借口。”洛飞莺不免有些酸溜溜地道。

“也多亏有了秋茹，才建成了百草园，令万松岭呈现出了一座中草药基地的模样。日后天医堂的门诊用药，多数要由百草园提供的。爷爷说了，有了百草园的药，天医堂才能更上一层楼的。”宋浩说道。

“她就那么好吗？还有那个秋伟，天医堂独有他可以和任何一位名医学习，你对这姐弟俩照顾得可以！”洛飞莺从反光镜里白了宋浩一眼，启动了汽车。

宋浩说道：“她姐弟二人是药王门唯一的传人，抛家舍业来到天医堂帮助我们建成了百草园，一定要格外看顾的。”

“我不也是抛家舍业地来帮助经营天医堂吗？倒没发现过你对我这么用心。”洛飞莺撇着个嘴道。

宋浩听了，笑道：“你是说我不关心你啊！那可真是冤枉我了！上次我和唐雨外出将你的汽车毁了，还不是赔了你一辆新的，听唐雨说比你原来的那辆要好一些。怎么样，现在开着感觉很舒服吧。”

“将我的车子丢了当然要赔我一辆新的，这就是你关心人的理由啊！真是的！原来心疼花多了钱啊！小气鬼！”洛飞莺故作不快道。

“莺莺，我真的是很感谢你，为了建天医堂，你几次从家里抽调资金，已有二百多万了，我准备将天医堂制药的股份给你一部分。”宋浩认真地说道。

“不要！”洛飞莺淡淡地应了一声。

“你们怎么都不要啊！”宋浩无奈地挠了一下头。

“我劝你不要这么大方，随便就将天医堂制药的股份送人。以现在的发展势头看，用不上几年，天医堂制药就能追上天医集团在国内的规模，那可是几个亿甚至于几十个亿的价值。刚才听唐雨姐姐和我说了一嘴，你将天医堂制药的股份送给刘天他们，他们没要，那是不敢要。你的这份大礼没人敢接的，它太重了。”洛飞莺说道。

“那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宋浩说道。

“他们虽然帮助了你。”洛飞莺说道，“但也借了你的光。我们刚来时，他们三人公司的实力不是很强的，业务也多限在这个县里面。现在，知道吗，他们三个人的业务早已扩展到外省去了。无意中听刘天说过一句，说你是他们的贵人，若是早遇到你，早就发到天上去了。”

“他们能借我什么光啊？”宋浩讶道，“现在我还欠着他们四千多万呢。”

“整件事我也感到奇怪，或许你们四个人都有贵人相助吧。”洛飞莺说道。

“贵人相助！他们三个才是我的贵人！”宋浩的眉头皱了一下。

“莺莺，你将车停一下。”宋浩随即说道。

“怎么，不去百草园了？”洛飞莺将汽车停在了路边。

“我感觉有些事情不太对劲。”宋浩说着，打通了唐雨的电话。

“唐雨，是我。今天和刘天他们吃饭的时候，三个人同时拒绝我送给他们的天医堂制药的股份，而你坐在那里没有说一句话，好像早已知道了他们三人不会接受的。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宋浩说道。

“唐雨姐姐有事还会瞒着你啊……”洛飞莺惊讶道。

宋浩忙用手势打断了她的话，在听唐雨讲话。

电话里先是一阵沉默，唐雨随后说道：“没有啊，我怎么会知道他们三个不会接受的。况且这种事我在跟前不好插嘴的。怎么了宋浩，我做得有什么不对吗？”

“这个……”宋浩一时语塞，随后道，“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那你先忙吧。”

宋浩挂断了电话，坐在那里沉思起来。他此时感觉到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时刻在跟随着自己，并且在左右着一切，令人挥之不去。

“宋浩，你没事吧？”坐在前面的洛飞莺问道。

“莺莺，帮我做件事。”宋浩说道。

“说吧，什么事？”洛飞莺道。

“帮我调查几个人。”宋浩道。

“你是说刘天他们三个？”洛飞莺讶道。

“不错，还有那个何成中。主要是刘天、马吉、张宝伦三人现在的情况，他们和什么人来往密切，更为主要的是，他们投入到天医堂的资金来源，我感觉不是贷款那么简单的。”宋浩说道。

“好吧，没问题，我也感觉他们三个人在建设天医堂上的态度热情得过了头，不是他们现在的实力所能承担的。那四千万的资金的确实有些蹊跷，更

为主要的，将整座万松岭都拿了下來，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轻易就办成的事。当时我得到这个消息时也是感到惊讶。”洛飞莺道。

“怎么，你也发现有問題了？”宋浩道。

“当然了，一切过于顺利了，顺利得有些异常。你的想法刚出来，甚至于考虑得还未成熟，那边就有人无偿地为你实施了，并且近乎于完美。”洛飞莺道。

“原来你也有同感！记住，此事要秘密进行，连唐雨也不要告诉。”宋浩叮嘱道。

“为什么啊？”洛飞莺惊讶道。

“近一时期，我发现唐雨心中好像有事，但却不想对我说。感觉她那边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而她又有所顾虑一般，未能对我坦然相告。所以暂时也瞒着她吧，免得对你的行动有所干扰。”宋浩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在暗中帮助你，这一切的资金来源，都是某一个人借刘天、何成中等人之手，假他们的名义来帮助你的？真正的幕后另有其人？”洛飞莺讶道。

宋浩点了一下头，说道：“不错，那个何成中我虽然救过他的命，以此人的身价，开始捐赠的五百万倒还说得过去，但是后来不声不响又捐来的那一千万，可就不这么简单了。至于刘天他们，一开始的情况倒还是在合情合理地帮助我们，可是自从天医堂新楼的建设 and 万松岭方面的运作，便有些出乎寻常了。他们若是实力雄厚，我也相信他们会这般慷慨地来帮助我。但是他们的实力暂时还未到那种程度，这笔钱当是另有来源，不是他们自己的，那时候我已经有所疑虑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幕后的富主一定是你认识的人，否则这天下哪有这般好事让你来占。还有，也可能你创天医堂的壮举感动了某位也曾有此意愿的豪士，故生出此意外之举来。”洛飞莺道。

“你不要胡乱猜测了，先下手调查了便是，我只是想证明一件事。”宋浩说道。

“那么万松岭百草园还去不去了？”洛飞莺道。

“现在没心情去了，回去吧。”宋浩摇了摇头道。

“好哩！”洛飞莺听了，显出兴奋之色来，调转头，回转头医堂而去。